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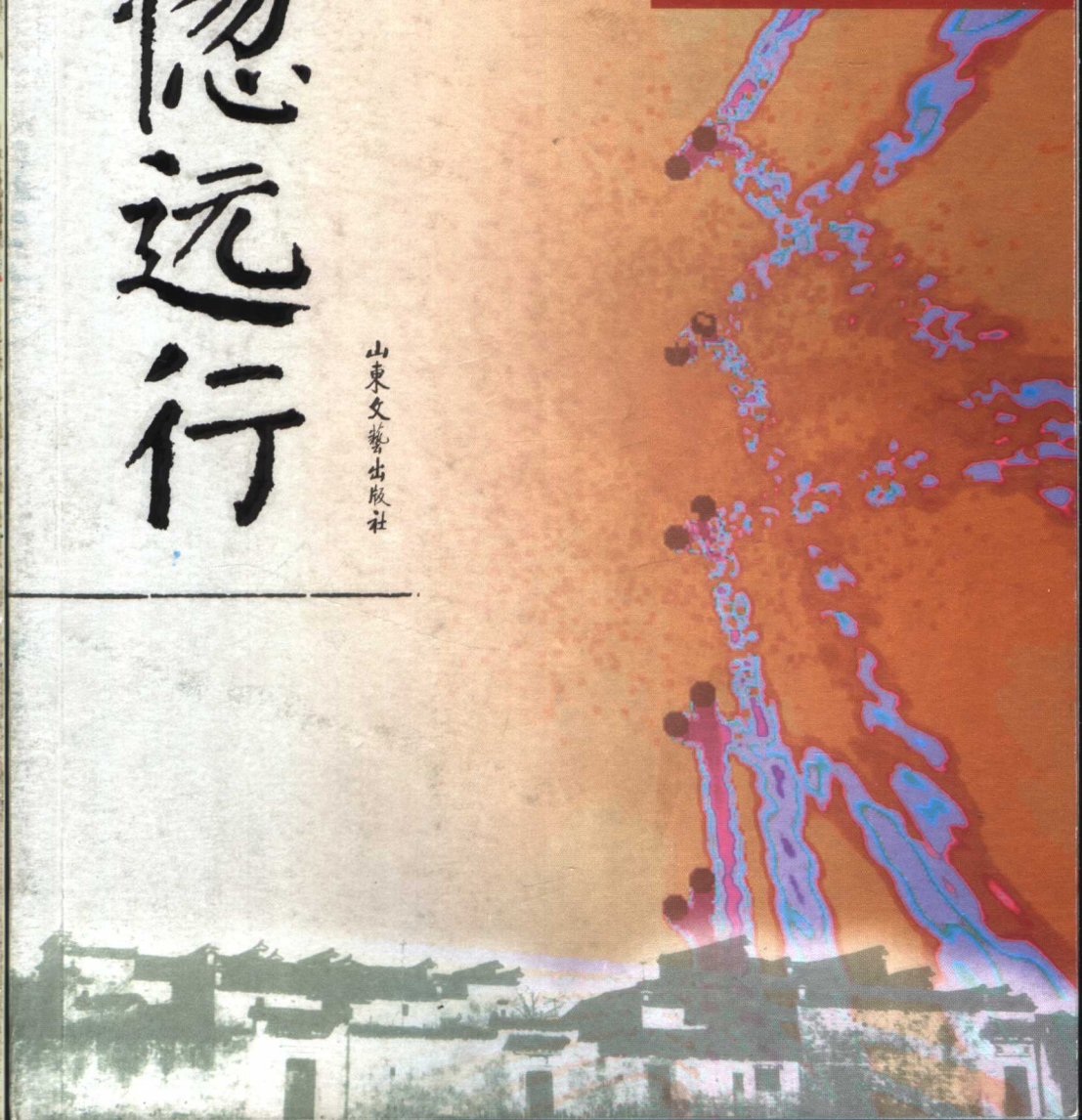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小说学会
鼎力推荐

中国小说排行榜
最新上榜作品

恍惚远行

李伯勇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恍惚远行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恍惚远行/李伯勇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6.4

ISBN 7-5329-2563-3

I. 恍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5397 号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	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	sdwy@sdpress.com.cn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
地 址	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2 版 200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/15.625 插页/2 千字/399
定 价	25.00 元

目 录

一段 小满 /3

a 自家自己 /4

A 别处别人 /37

二段 大暑 /69

a 自家自己 /70

A 别处别人 /114

三段 处暑 /135

A 别处别人 /136

a 自家自己 /161

四段 霜降 /209

A 别处别人 /210

a 自家自己 /231

五段 小雪 /269

a 自家自己 /270

A 别处别人 /305

六段 冬至 /327

A 别处别人 /328

a 自家自己 /351

七段 雨水 /383

A 别处别人 /384

a 自家自己 /402

八段 谷雨 /453

A 别处别人 /454

a 自家自己 /474

痛苦而高尚的乡愁(后记)/487

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，
哺育着丁香，
在死去的土地里，
混合着沉闷的根芽，
在一阵阵春雨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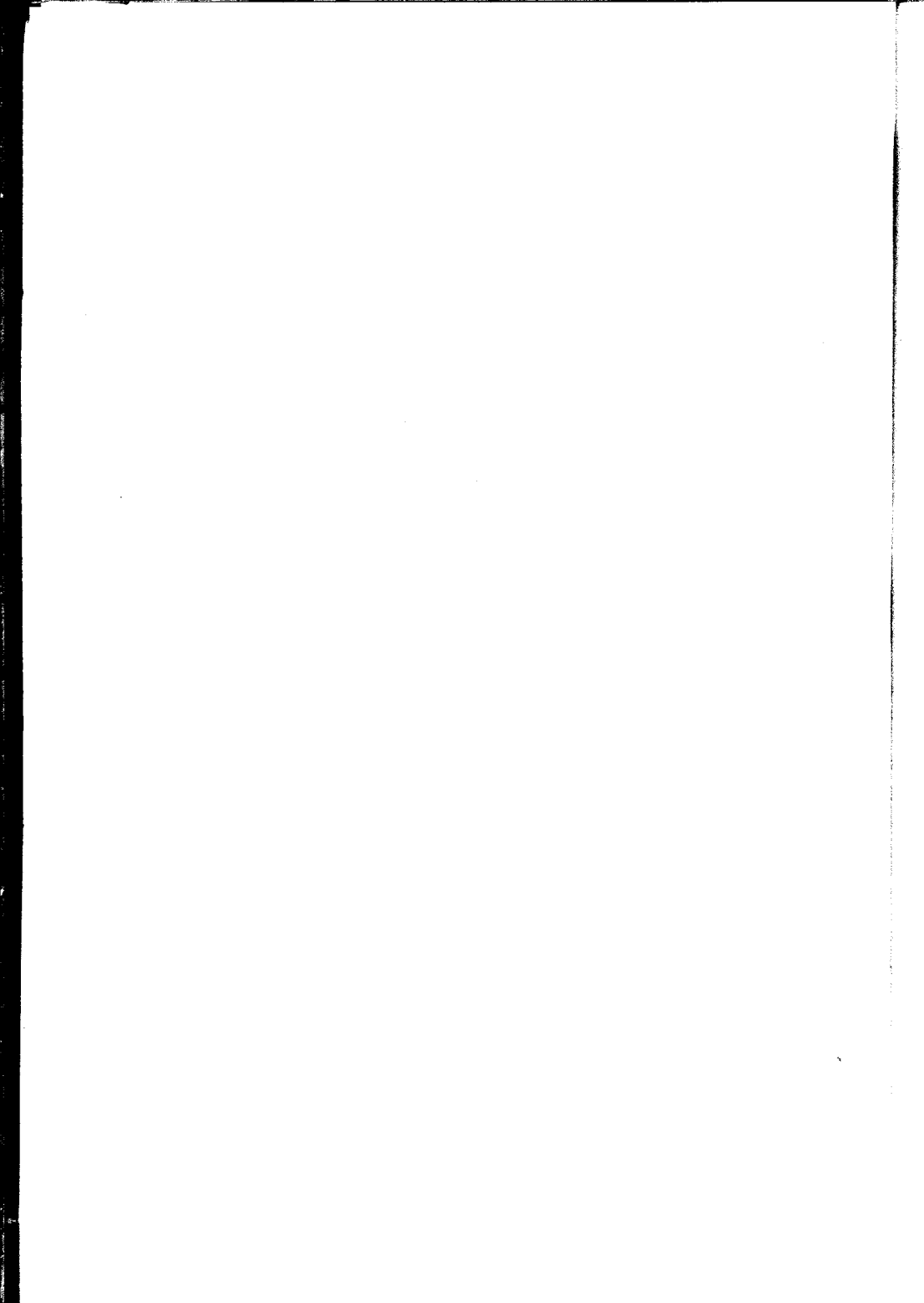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艾略特《荒原》

我的父亲要经常敲击他的膝盖
空洞的膝盖……

迷蒙夜色中
我的父亲仍在扶犁耕作
那些天空中陨落的“陨石”
像炸蛙 蹦向他锋利的犁头

他的膝盖
被一次次砸痛

——小海《父性之夜》



一段 小满

a 自家自己

1

游游荡荡我又走到山下，紧紧相连的乡里和官圩是我经常流连的地方。那天，我猛听圩尾骆家新屋的老缺在我后面称我“老姜头”，声气爽亮，像低温久雨后一道劲亮的阳光。顿时我的后脖如同劈了一道响鞭，仿佛有无数的蚂蚁在爬，怪不自在。我愣了一下，转身同老缺对视。

近年发迹的老缺微笑着，从容平和，没丝毫讥讽之意。我没有发作。刚才乡里干部还叫我“小凌”呢，乡里说的算数，你们算老几？

老缺像带头咬叫的狗，我会永远记牢这一天。他这样一叫，我真觉得身前身后许多人跟着这样讥笑我，我的衰名扬开了。屈指算算我二十二岁，喉结突出，像叔叔一样魁梧的身架能挡风挡阳光，我毫不怀疑自己生就一副英雄的坯料。叔叔就是仗着身架当上英雄的，身架横，威猛，胆气便冲天。我经常去乡里走走坐坐，有时抓份书报坐在办公桌前的空椅上，一看就是老半天，县里下来的干部有的一进门就叫我书记乡

长，或武装部长或主任，我不应声但不脸红，心里泛起一阵阵美意。我不成英雄谁成英雄！官溪乡望月村老鸦坳又一英雄就要出现！咳，我也真老大不小了，叫我“老姜头”不冤枉，年幼的我已悄悄消失在我的脚跟里。

自那一刻，我真正注意起老缺来了。才不过四五年的事，那时老缺没威没势地提着只烂粪箕（用席片垫底）满街拾野粪，两个瘦螳螂般的崽常常被派义务工，他家要多臭就有多臭。转眼，日头从西边出，一个崽在县里开饭馆当大老板，一个崽投师画画终于考上师专，示威似的，他家第一个在圩上竖起钢筋水泥平顶房，狗往肥地里拉屎，乡领导跟他好上啦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终于让老缺等到了。

老缺走路不再让我，可对我和待人总是笑眯眯的，不显一丝胆气。哦，我立刻逮住了，老缺喜欢说“翻身”两个字眼。曾几何时，“翻身”是我们贫雇农的专用名词，如今被老缺这类人接过漫天甩。现在有些人一见面就急问“翻身啦？”那味道不对呀。原先讲政治翻身；现在搞经济，由没钱到有钱，也可说“翻身”吧。我外公家一户人家，儿子大学毕业，那老头不用再愁学费了，逢人便说翻身啦解放啦。这两个字用得太过滥，没意思，没味道，没品位！

不过，老缺说的是实话。他家是官溪有名的地主，他当过国民党的兵，后钻进解放军，装模作样地打过几回仗，解放后给洗了出来押到农场劳动改造，没几年倒留场拿工资，还把老婆孩子接过去，躲过了60年大难，这不是翻身吗？“文化大革命”乡民把他一家揪回来，斗得他屁滚尿流，乡中学一个红卫兵一气之下扑上去咬掉他左耳厚厚的耳垂，不怕你逃到天边也能把你认出来！得感谢邓小平，老缺真正是翻身了。

我耳朵里真塞满了“翻身”两字，假如它是一块砖，早就砌成一道比老缺三层平顶屋还高的厚墙。翻身农民把歌唱呀，上课、唱歌、听报

告、喝茶、饮酒，都扯到它。拍拍胸膛，我家也是翻身过的，如今都把这给忘了，连我爷都懒得提起，反正我是记得的。

十多年前乡里请大英雄凌维宏作报告，他是我嫡亲的叔叔呀。我挤在前台，看着叔叔两手挥舞，嘴巴不断蹦出“翻身”“斗争”字眼，两眼发光，神情激动。我家贫农，解放后翻身做主人，叔叔是最好的例证。小小的我已体会了这种美滋滋的快乐，我奇怪我爷从未传给我这样的快乐。那次叔叔顺道回家，他家门口一站屋里暗了一半，矮屋已盛不下高大的他，爷一直坐着，口衔尺把长竹管烟袋，吧嗒吧嗒地吸烟，神情平静，根本不理睬面前这个英雄。爷和叔叔同住农村却走着冷和热两条路，平日里爷并不传扬叔叔惊天动地的事迹。还是叔叔放下架子，摸着我的头说：又翻身啦。我家只有叔叔充分享受翻身的幸福。从叔叔身上，品尝了翻身的好滋味。那阵，乡里干部夸我鼓励我，都说我家有出英雄崭角的风水，我保留着凌家那种福相。我能不高兴不等待吗？

几次打照面老缺问起我爷，从不提及我已迁到外乡的叔叔，他说我家也赶上了顺风船。他不说我家翻身。我人高马大不是骡牯^①，明白自家运气不济，翻身还差那么一撇。我可不敢怪怨爷，不过觉得爷温温吞吞像阉了鸡巴的老牛，不懂得抓住时机猛蹿！我家的阳刚气兴旺气全叫叔叔占了，担子明明落在我的身上，我着急呀！老缺这么一讲，我心里倒虚了，差点没说：顺屁的风，我家成了破船！

一家有一家的事，我家能够顺畅的时候偏偏梗塞，我虽没顶家里的事，可知道我家艰辛，很憋气。我家是旧船破船哪，我嗅到了倒霉味，我家这艘船是自家捣破的。

这次，我不敢看老缺的眼睛。

① 骡牯，指笨男人。

2

我家在乡里后面的老鸦坳，田少林多，一亩田分成十来丘窄窄的梯田，却有个中听的名字：望月村。地势高，比山下先一个时辰看到东升的大月亮。到官圩习惯说十里路，从古到今坡陡路窄，拐弯复拐弯。我自个儿认真量过几回，圩上到我家门口正好八里半。

不知怎的，乡里现在这么多年轻干部就是不愿上望月村，大概是道路崎岖山民贫困吧。村子分山上山下，山上二十多户百多号人，山下一百多户七百来人。村干部老是山下人当，上面来人就去山下，要数字呀，要材料呀，路好走，近圩场，招待周到方便，正宗的望月村成了被遗忘的角落。不过一年里头有一天总会提起上老鸦坳。每年八月中秋那天晚上，官圩和山下一派晦暗，山上月光皓亮别有一番景致，一些年轻的乡干部不怕吃苦摸黑上山，一边赏月，一边唱流行歌曲，随后踏月下山，山坳上扔着许多塑料瓶、果壳、包装纸。

自然，为赶圩或办事，山上的人下山多。我们二十多户人家一直以老鸦坳为荣。

从读小学开始，我几乎每天往返老鸦坳。我喜欢去乡里去圩上，一天不去就不舒服，别扭，好像掉了魂。到山下走一趟也好。娘说这条路被我走大了。她怪我不像哥哥在家里铁心做事，老望着山下望不饱。娘总提醒我：还能让你爷把家担到死吗？你爷是十大几岁担家的！我想说，爷担么子家？户主从来不是他的名字；爷这么信任我哥，让哥撑这家吧，我像个野崽不受爷的重视。我认真地说：娘你不懂，山下乡里才有机会，我在等机会哪！叔叔是在外面才捞上机会的，从此风风光光。姐姐石榴说：我弟弟是有志向的，娘，你们别打他的拦头板！真是我的

好姐姐，石榴。

我觉得姐姐石榴才是我家的一个亮点。她比娘还要疼我，思量我。我成了气候，石榴还在家，我会上山看她；她出阁了，我也会像乡干部不愿回老鸦坳。不是成了兄弟姐妹感情就自然好，跟谁好跟谁不好是天生的缘分，当然也要靠平时培育。哥哥凌世煥仗着比我长十多岁，疏远我小看我，他把爷拉去了。可石榴他拉不动。

石榴上学时，我还不到上学的年纪。那天她穿上干净褪色的花衣衫，胳膊夹书，手里握着一枝铅笔，提着一盒饭，迎着太阳下山去。我以为她不再回来便哭着尾追，跌跌撞撞摔了几个大跟头。她听见了我摔跤和哭叫，悄悄返回，背上我，从此我也读一年级。因而我早早地知道叔叔是有名的大英雄。

姐姐每天傍晚都在山道上等我一道回家。十一岁那年，我不再要姐姐陪护。我盼望着自己与山道上出现的坏人搏斗，把坏人扭到乡里，让领导夸我，大家认识我，学校贴出表扬我的大红喜报。在路上碰到陌生人，我琢磨对方像不像坏人。山上住的都是贫下中农，我只有把注意力放在山下。那天，乡里院子钵头粗桂花树上捆着一个人，我听说是流窜的贼，赶紧奔去，那人耷拉着脑壳，绳子勒进他的肩膊。乡干部们严肃地在他面前走来走去，有几个干部恶狠狠地说：你想装死你想蒙混过关，今天对你不客气！甩去一皮带，那人抽搐一下，发出呻吟，乡干部命令那人抬起头来！半晌没见反应。多像负隅顽抗的坏人呀，我来了气，扑上去擂了几拳，不解恨，还朝那人裤裆踢了几脚，那人哇哇地叫了几声。乡干部说：你还晓得叫呀，还以为你死了哩！乡干部赞赏地看看我，他们终于认出了我，我叔叔是英雄！我得意呀！这时，姐姐跑过来拉住我就走，她被这惨人场景吓坏了，女人就这么胆小。我说这家伙是坏人！走出乡大院，姐姐说：你鼻屎大，是坏人也犯不着你沾边，爷经常说莫打人，你要听话！我心儿有些发虚，我害怕沉默的爷，他凶我

一眼比揍我几下还要难受。姐姐又说：我不会告诉家里。多好的姐姐呀！这天我快活，揍人踢人的声音真好听。

我担心姐姐告我的状，向爷和哥哥邀功。爷好怪，轻小又轻女几乎没关注过姐姐和我的存在，而娘仿佛来弥补，悄悄对我俩好，但我觉得得到爷的关爱才是值得的。

在县城上过学是爷得到村里人尊崇的重要理由，许多人都说解放前的初中高小胜过现在的高中大学，可爷一生平平，没挨正宗干部的边，他又不愿当生产队长，宁做闲人，一天到晚话也懒得多说，让一肚子墨水沤掉变屎屙掉。村里人反而信赖他，碰上什么事总要瞧瞧他的神色。

大家都说我像叔叔喜欢说话，嘴巴片子整天吧嗒不停。姐姐称赞我给家里带来生气。

可我老怀疑姐姐向家里报了水，便关注她的举动和神情。我不眨眼地盯她，她脸红了，连忙说：我没报水。我仍盯着她，红脸的姐姐真好看，睫毛扑闪扑闪地眼波搅得迷蒙。她重复几句，轻声问我：听见了什么？她的脸更红了，赛过山上满山红。我摇头，心里奇怪她今天怎么啦，难道她惹了事招人闲话？这样，我觉得姐姐更亲近更贴心了。

不知怎的，还差一个学期小学毕业，姐姐却不愿继续上学，她说能认工分就成。我觉得她欺骗了我，甩了我，我发她的火，牙齿格格地咬响。我突然发现，她胸脯像小南瓜肚尖鼓突起来，颈脖润白，头发乌油生亮。她又说家里有哥和你读书就行，我要帮家里了，弟弟你会出息的。我心里一震，觉得自己长大了，目标更明确了，姐姐称赞我有英雄气概。

每次孤零零往返于山道，我都能回忆起姐姐同我一起上学的情景，路边汨汨的山泉就像她甜美的笑声，我不感寂寞。读完两年初中，我心里当英雄的梦想更强烈了，仿佛这样的机会如同冬笋很快破土。时机永远在山下，山下激发我攥着心劲儿等待那个时机，即使回乡务农好几

年，有事没事我总是往山下跑，任何讽刺嘲笑任何力量都不能拦阻我。我不再害怕爷，他一天比一天老了。现在我正赶上叔叔当年出色做大事的年纪。

女大有人求，姐姐早就是个大姑娘，可这几年求爱的人反而少了。姐姐十七八岁那阵多像早上带露的山花，相求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。我欣喜又忧伤，姐姐比娘更理解我关爱我，我不愿失去这个好姐姐。爷并不因姐姐赢得这么多求婚者而得意，脸上一如平常不见灿烂的笑容。从爷那里永远得不到有关嫁女的肯定性答案，总说“问石榴自己”。爷很少说“问石榴她娘”，这样一来事情好像更简单但更复杂了，山里妹子有谁会直截了当点头或摇头呢？于是归结为爷不同意。果然，提亲的人突然少了，有两年几乎无人上门，娘唉唉地犯愁，“带老女”羞人呀。

我终于隐隐约约听说姐姐读五年级时跟山下一个男人有关系，姐姐那年才十三岁呀！可我也知道，十三岁的姐姐有十八岁的身坯。我很气愤，但苦于找不出那个男贼。我难以相信，却信了娘“有人跟我们家跟你爷过不去”的结论。可是爷还是缄默，他一定知道了风声，娘一定会告诉他，他依然平静着，非常从容。连我都有点抬不起头，他却若无其事，倒对姐姐和颜悦色表示莫大的信任。终于，又有后生来求亲，姐姐中意一个叫阳心高的民办老师。

这人是求婚者中唯一吃粉笔灰的知识分子，二十大几岁已是民办老资格。阳心高初中读了一年半，在一座山里管着十来个小学生，在乡里是个不起眼的角色，我一见他猥琐谦恭的模样就不顺眼，替姐姐惋惜。他在我爷面前毕恭毕敬，显然他探知了我家全部的底细。他对我态度马虎而随便，我十分恼火，但他摇起大拇指夸我叔叔，我转而对他有好感。他说他专程去井子拜访过我叔叔，替我叔叔住宅看了风水，夸风水好，难怪叔叔一个独崽能百里挑一推荐上大学，把本地好几个够条件的青年打垮了。当时我真认为叔叔跟人动刀子打架。我也听说官溪乡老师

堆里出了个很见水平的风水先生，原来是他。

阳心高向我娘夸口说他看风水的收入大大超过教书，我娘春光满面非常欣喜。名声在外，果然村里好几个人到我家请“阳先生过去坐坐”。山民贼精，此时请他看风水可以少出钱甚至不用出钱。他更贼精，说看看可以，没带圆家什（罗盘）定不准方位，他这是做顺水人情又吊起人家胃口，到头来不少一个铜板儿。他极有城府地对我说：我看透了教书，民办转正比登天还难，不打点谁会理你，看吧，别看他们积分高，我把孔方兄一甩，照样转正吃皇粮！不提防爷插了一句：不放心思教书误人子弟损德呢。他垂眉赔笑：爷，我怎敢，我会尽心教书，你不知道现在的风气，正式的老师上了几节课便忙生意去了，他们在教育局有熟人，考试能过关，县长也不会说话！这叫蛇有蛇路蛙有蛙路，看吧，我不会让石榴死守几丘斗笠田！果然暑期他转了正，满脸风光，人神气多了。娘曲里拐弯催他早些办婚事，把石榴接过去。他又扬眉说：干脆再等我在圩上建好平顶房，我要一流的装修。

于是姐姐的婚事又延宕着，娘不再心焦，姐姐有个盼头脸上重现滋润，我为她庆幸，运气不怕来得迟呀！姐姐住圩上，我下山好落脚，你们看吧！我不再觉得家里是只破船了。

没多久，我无奈地发现，家里还是破船……

3

娘，老鸦坳的路其实不是我走大的；乡干部一次就走大了。

那阵，还没栽迟禾^①，灌满水的梯田像五花八门的镜片嵌在山梁

^① 迟禾即中稻。

上。以前栽早晚两道，现在栽一道，活儿少做，但产量超过了以前两道。这是我爷带的头。我爷不声不响又带了个头。那年田划到户，种田有了自主权，大家忙呀累呀，产量有所增加，可好些晚稻敌不过寒露风，许多人还是希望来年寒露风会推迟，而坚持种两道。别看老鸦坳百多人一个生产队，山高水凉，可在县里响过大名的！

1970年乡里争当试点选中老鸦坳搞早稻温室育秧，我们各家各户献出大大小小的门板，分层架在一个封闭的谷仓，两三天果然催出黄黄瘦瘦的秧苗，大约有三寸高。乡里派专人掌握。我哥哥没积极参与，错过了表现立功的机会。爷不让我哥哥去。

他对一切集体活动都冷淡，村里陈书记经常在背后说：凌维森在县城读书读蒙了。这些年来爷说话一天比一天少，遇事从不与别人理论，用行动表示支持或反对。哥哥听爷的，继续上山放松脂，年年完成上交任务。爷不去，加入打松柴的队伍，使刀挥斧砍下一大片松树，截短，劈成柴片，堆了几大堆，好让白天黑夜不停地烧水变蒸汽。科学试验成功啦。乡里技术员认得我叔叔，说叔叔是英雄，他为我家落后惋惜，他支派我哥加入试验小组，把一块块刷了层稀泥长满稻秧的门板抬到大田，说是练苗，这样春蒔可提前半个月，《望月村拉开春蒔战役序幕》的稿件早已写好，大家都很高兴。这些天天气晴朗，秧苗由黄转绿，乡里一声令下开始春蒔，全县各地派了代表参观，他们穿着鞋袜厚衣挤在田边，蒔田的人少参观的人多。技术员激动地说：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！他真英雄呀，马上提升为农业局副局长。可是，细弱的秧苗不见长反而缩，没几天全烂苑，田里倒长出细嫩的稗草。技术员已抱着功劳走了。大家连喘气的时间也没有，来不及打秧，就进行直播，到了小满还在春播，这一年真惨，口粮才一百二十斤，算上粗杂粮也少八个月的粮食。

这些都是我长大后别人告诉我的。我庆幸家里未卷入其间，否则挡

不住别人戳脊梁骨。我振振有辞地说：这鸟技术员懂个屁，白烧了我们几万斤松柴！从此，下山的路上杂草繁茂，路小了。折腾了一阵，老鸦坳成就了少数几个人，可是损失惨重。

这年，我爷不声不响地恢复了中稻，改种杂交中稻，好些人大惑不解，村里陈书记上山屈着指头大声说：一就是一，一加一永远大于一，小学生常识呀。很明显陈书记在讽刺我爷。可见我爷不讨人喜欢，而且威信低，在干部心目中什么也不是。陈书记只能说说，却不能制止我爷。娘为家里捏了一把汗！她担心现在分田到户各家显神通，再搞不好，一家人脸面何处放？她也只是叽咕，不敢公开违逆我爷、我哥哥。自哥哥中学毕业回来，户主的名字就是他的，以前是我娘温九润的，我爷一贯打边鼓，甘做旁观者多余人，没一点血性。有时乡干部上山检查工作，不认识我爷，只是我爷一副身架让人正视，有人便介绍说这是凌维宏的哥哥。我呢，当然是凌维宏的侄子。我为我爷悲哀。恰好这一年的收成证明我家一季超过他们的两季，大家选举我爷当队长，这次他不再推却。陈书记缄了口，从此更少到老鸦坳。不少人说陈书记最腻我爷。乡里除计划生育、催粮、催款，很少来过问。只有我觉得有些不妙，老鸦坳离世界越来越远了。陈书记能呀，能带来也能挡住一个世界。

然而，乡里不会忘记老鸦坳，不会忘记我家的。

趁还没栽迟禾的空隙，山上二十多家大男人全部上阵，如同急风暴雨，把观音冲的大杉木一扫而光！

观音冲原是我家的，我们生产队的，1970年无偿划给了乡里，它出过大量木头，是乡里的小银行，办起乡林场，有专人守护，按计划砍伐，几十年一直郁郁葱葱，所以乡里一直不肯放手，山民提了几次也就作罢。老鸦坳姓氏杂，不能同心，大家看着山场兴旺也熄了心头不少火气。这时乡里开销猛增，吃喝成风，在圩上的一溜店面因无钱还债而卖